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九十五回 張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瀦龍

卻說老佛爺聽天師所奏，即欲降旨，把番僧擒至金殿，使天師法力叫他現出原形，看他是何妖物。天師連忙叩頭，口尊：「萬歲，且擒住妖怪，叫他真形現出，方免叫我主龍駕受驚。事畢，臣自有佛法求雨，以救生靈。」天師奏畢，俯伏金階，老佛爺龍心大悅，叫聲：「愛卿，果能求下甘霖，普救黎民，朕不負卿，依卿所奏。」天師隨眾步下金階，出了合勒聞思哈門。轎夫搭過金頂鋼人輪，到了內東華門。路旁有人大叫：「冤枉！」嚷著跑到轎前，橫攔去路，跪倒不住的叩頭。天師在轎內沉吟不語。法官一見，連忙說道：「你這人好無分曉。」天師看罷，轎內開言說：「你這人，本爵看來，並非庸愚，難道你不知洪教天師專管擒怪，並不代理民詞？有什麼屈情，快到那有司衙門去告。」此時眾軍民見有人在天師面前告狀，一齊擁擠觀看，但見天師轎內說話。那人復又連連叩頭，口尊：「真人，晚生自幼讀書，世務不明，冒犯法駕，應該萬死。無奈其中實出不得已，只得冒罪前來，攔真人法轎，叩求天師老爺救命！」天師聽那人口稱晚生，知是儒門之士，連忙說道：「你既是文人，不必下跪。你且站起，慢慢說你的冤枉，本爵看是如何？」那人聽天師之言，口尊：「真人，晚生告的是城西河內瀦龍。現有呈狀在此，請天師過目。」真人接過，逐字看了一遍。只見上面寫道：

具呈人甘忠元，祖居順天府昌平州，庚子科舉人。為瀦龍肆橫，良田變成澤國事。竊生有祖遺良田數頃，坐落在盧溝橋渾河上梢，距西岸五里，滿門藉此衣食。不意九年前，忽被蛟龍霸據，竟成水族之窟。嗷嗷待哺，幾致九死一生。因此幽明結怨，含忍數年，搶地呼天，沉冤莫訴。今聞真人法駕到京，冒死奉瀆，叩懇開天地之恩，施無窮法力，俾惡畜斂跡，滄海仍復良田。則生合家均蒙再造之恩，萬代銜結不忘。上訴。

天師看罷呈詞，沉吟多會，叫聲：「賢契不必傷心。本爵既接了你的呈詞，自有道理。你今日暫且回去吧！明日不出紅日，速來敝觀，本爵自然將你這段事，判個水落石出。」甘忠元聞聽天師之言，心中暗自歡喜，慌忙與天師跪倒，往上叩頭，說道：「多謝真人天恩。」天師在轎內，連忙命人相攙，說：「賢契請起，不必多禮。甘忠元只得平身站起，告辭而去。

天師既至觀中，先在丹房靜坐，吩咐法官收拾上壇法物，以備隨駕擒伏番僧。法官應聲而去不表。只見守門軍役前來跪倒，啟稟：「真人，昨日告瀦龍的人求見。」天師聽罷，吩咐法官到觀門首，引甘舉人進來。法官答應而去，不多時同甘舉人來至丹房。甘忠元見真人深打一躬，將要屈膝下跪。天師連忙攔住，吩咐叫人看坐。親隨不敢怠慢，就在旁首設座。天師道：「賢契，如今，賢契這一段冤屈，本爵與你判明。此事實由賢契言語輕薄所致；又當運陷不通，所以他借此為由，將你田地強佔了去。這個仇怨，本爵只得與你們講和。」說著吩咐看茶。

忽然門外有人答應一聲，其音洪亮，韻似沉雷，把甘忠元嚇了一跳。連忙閃目一看：但見一人手擎茶杯，往丹房而來。長大身軀，約有七尺，掃帚眉，窩扣眼，驢臉長腮，兩耳厚輪，噉著尖嘴，大牙露顯唇外，鬚鬚亞似鋼針；滿身穿著全是皂色，足登蹉靴，打著裹腿。氣昂昂走到天師一旁站住，一語不發，躬身侍立。甘忠元看罷，心中納悶，暗想南方人多是生的清秀，何為如此這樣凶狠？正在猜疑之際，只聽天師說道：「甘賢契請茶，是客必須先敬頭碗茶，方顯本爵恭敬聖門弟子。」這甘忠元心中正在不解其意，及聽天師說道甘賢契請茶，即將茶飲畢。大漢氣衝衝的接了茶碗，手托茶盤，洋洋而去。天師說道：「方才送茶大漢，你果認識此人否？」甘忠元回說：「不識。」

天師說道：「這就是你的對頭渾河瀦龍。本爵將他拘到，一者判斷此案，不能單聽一面之詞；二者使他獻茶與汝，作為賠禮。賢契自此言語須要謹慎，不可再毀謗龍王了。本爵看你應該是災消難滿，目前雖然是遭困，將來自有升騰之日，與本爵同為一殿之臣，須加奮勉修德為善。你的田地，候明日開河之日，自有分曉，絕不能短少。但是地近河岸，更須敬重河伯龍神。果然虔心供奉，自此家門清泰，地畝豐收。非是強派汝事敬龍神，本爵與你既然判斷呈詞，總要公平正直為是。賢契須要牢記。」甘忠元聽畢，站起告辭。真人送出觀門。且說真人見甘忠元已去，將法官叫到丹房問道：「爾將兩壇應用法物可齊備？」

法官道：「俱已備下。」真人一回手，取出五道靈符。未知天師如何擒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